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 第六十回 懲教匪德庇閭閻 縱罪囚賄通獄吏

話說陳寶燭聞雙福說，城東有一件奇案，至今未雪，忙問其：「你這話可的確麼？」雙福道：「家人若不打聽真切，何能虛報。」寶燭道：「你且將這案情由，說與我聽。」雙福道：「說也話長。東邊離城十里，有座萬家村。這村中的煙戶，約有數日餘家，倒有一大半姓萬的，俱以耕讀為生，安分守己，從不干匪外事。村南有個秀才，名叫萬坤，祖父遺下有百畝良田，家中甚為過活得去，萬坤又在家訓了一堂蒙童。妻子熊氏，亦是舊家女兒。夫婦年過四十，尚未有子女。一日，萬坤傍晚解了學，在門前柳樹下散步閒眺。見一起有五六人走進村來，均是鄰邑楚南北的人氏。因路過此地天色昏黑，『意在寶莊借宿一宵，明早好去趕路』。萬坤是個長厚人，憐他們出門之苦，即將前進打掃出來，讓他們居住。這一干人，皮間並不困睡，都一個個盤坐地上，口內喃喃的似作誦經之狀。

萬帥見了甚是詫異，忍不住跨進房內，詢問原委。眾人見萬帥進來，也不慌忙，徐徐立起，邀萬坤坐下。為首之人道：『我等行為既被你先生看破，諒不能相瞞，亦是先生有福，才得此機遇。比等幼年彩木入山，見一道士龐眉皓首坐於石上，喚我等近前，兌與爾等有緣，授爾等神書一卷，出以濟世，他日功成，即可飛升仙闕。遂在懷內取出一卷書來，交與我等，升空而去。上面無非積功累仁，廣行善事，又有些納氣運功之說。現在我等立其教曰廣仁大教。同事為首者，共有數百餘人。我等得書時，即望空設誓，立心願濟盡天下同登正路。到處又尋訪福厚之輩，延入我教，不過多一人，即多一人傳授。我等素知先生為人謹慤，故特來相訪。這一村之中，以先生為表率，即請先生為我教在此地作一領袖，人必信從。先生目下正乏鸞鳳，若濟得多人，包管先生熊羅葉夢，芝蘭盈庭之慶。若論別的話，萬坤毫不介意，一說到子息上，正碰到萬坤心坎，笑嘻嘻的起身道：『果然有驗，天賜我一子接續香煙，我情願入教，倡首奉行。不知列位，這廣仁教怎麼行法？』眾人見他入港，好生歡喜，即將神書取出與萬坤觀看。其教一府一縣一村一堡一里等地方，每處立一教堂，選一年高信實之人為首，名曰大祭長；一再選一人協教曰亞祭長；其餘百人之長曰總司戶；五十人之長曰次司戶；十人之長曰大司戶；五人之長曰小司戶。又每教堂派一往來傳信眾聚之人，名曰走堂。一逢三七日期，在教之人齊集於教堂，聽大祭長登壇演說。教中言語，無非為臣要忠，為子要孝；天下有寒者，我教當以衣衣之；天下有饑者，我教當以食食之。再於每月朔望之日，懸掛廣仁大師影像，在教者悉排班行禮參拜，各陳所求，默禱於壇下，必有靈驗。這廣仁大師，即是西方我佛如來化身。佛以慈悲度世，恐人不信佛教，視為具文，故具大法力，另開生面，俾世之沉迷者，共登彼岸。尚在教者犯了教規，重則處死，輕則捆打。五人有犯，咎在小司戶；十人有犯，咎在大司戶。由此以推，各有約束，不得紊亂。

萬坤聽了，信以為實，興匆匆的回後，與熊氏商議。熊氏亦因求子正殷，力為攬撥丈夫倡行此事。萬坤遂將前兩進房屋搬空，讓他們一千人安身。復將東首三間靜室，打掃出來，供奉廣仁教主影像。次日，即邀齊在村之人，備說此教許多好處，村中人等見萬坤都敬信如神，又知道他是個明理讀書的長者，從不趨信異端，諒必這廣仁教沒有說的。便一傳十，十傳百的傳說開去，人人皆爭相入教，共推萬坤為萬家村這教之大祭長。一切教中禮節規模，皆是這幾人教導，萬坤效行。

那知未及半年，一方數十里之內的各村各莊，都來入教。眼見這廣仁教日漸興旺，先後入教者，共有千數百人。糾合萬坤倡行的那五六人，一名張高，一名強得，一名袁自通，一名賈有仁，一名何堅，一名束成，皆分派了頭等執事。甚至相離太遠的地方，即自立一教，總推萬家村之教為首。

說也奇怪，到了一年之後，熊氏竟懷起六甲來。萬坤喜出望外，無論是男是女，到底有了後嗣。更崇信廣仁大師靈驗非常，又首先解囊助田數畝，充教堂經費。其外量諸家之有無相派，共得了數百畝膏腴之產，歸入教堂，以為額款。又派了二三老練誠篤之人，經理春種秋收諸務。這廣仁教自有了額費，分外井井有條。轉眼熊氏身孕，已屆八月。萬坤忙著僱乳娘，裁剪小兒襁褓等物，甚為高興。

一日，鄰邑教堂來請萬坤去說教，萬坤因妻子有孕，不放心他出，意在托故推卻。被賈有仁再三勸道：『鄰堂來請你去演說教旨，是看得起你，知你道行高深可啟發他們之未悟。你若推委不去，一則辜負來人之意，二則顯見同教不義，未免與這廣仁二字，即自蹈背謬，還是去的為是。』萬坤無奈，只得應允，收拾前去。

此去至速也要半月耽延，囑咐熊氏小心門戶，自己諸事要加倍留意，不可傷力勞心。次日火早，萬坤帶了兩名僱工，又邀了本堂數人前往。准料萬坤去了未幾數日，他家中鬧出一件天大事來。

一日，賈有仁與強得來見熊氏，說他們要請位朋友，堂內不便起坐，意欲借尊府這裡，不知大嫂可肯曲從？熊氏因平日丈夫在家，這些人常來常往，熊氏亦不躲避。況他們借我家內請客，也是小事，就是丈夫在家，也沒有不允的，遂答應了。次早，賈強二人果然請了一位朋友來，熊氏早將外面書房打掃潔淨，又叫僱工們好生伺候。賈強二人歡喜非凡，晚間送進幾色佳餚，一大壺美酒來。熊氏見他們來意諄切，不便推卻，只說了聲多謝，即收下了。叫丫頭們點上燈，將菜蔬取過，嘗了嘗倒還可口。便命把酒燙暖，在房內獨酌。熊氏本來量窄，今日因這酒色味俱佳，一時高興，多飲了數杯，覺得身子晃蕩起來，坐立不住，即起身轉步，欲到牀上小躺。忽然一陣暈暈，跟踉跄跄，勉力挨到牀前，倒身睡下，即不省人事。丫頭們進來，見熊氏睡熟，知道他酒醉，也不去喚他，收拾了桌上殘肴，帶好房門，各自去睡。

及至次早，人眾醒時見熊氏房門大開，只當熊氏已經起身，忙走進房中一看，只嚇得眾丫頭叫苦不迭。原來熊氏被人殺倒地上，由胸剖至臍下，血淋淋的五臟堆滿一地。可憐眾丫頭連爬帶跌的走出，喊告四鄰。眾鄰舍來看了，也不解其意，道：『昨晚你家還有人請客的，我們聽得猜拳行令的，直到四更半天才散，怎麼鬧出這件事來？』內中有幾個老成的人，一面照地坊前來看視情形，好打報呈；一面專人去叫萬坤。

隔了一日，萬坤回家抱屍痛哭，忙去報案。縣裡下來相驗過了，即飭捕分頭緝獲凶身。後來人說到當晚有人請客的話，萬坤追究起來，細細訪問，稍有風聲。每次見了賈、強，二人都有忸怩之色。一日，同伴中拌嘴，說出這件事，被萬坤親耳聽得，方知是賈強二人將他妻子殺死。

原來他們以傳教為名，暗中專取人家孕婦兒胎，合成迷藥到外鄉外村去拐騙兒女，可獲重利。萬坤那裡曉得，誤入其中。此時訪問清白，直嚇出一身冷汗，又痛熊氏無故被害甚慘。也顧不得自己罪名，一口氣跑到縣前擊鼓鳴冤，縣裡因人命關天，不敢怠慢，即出簽提人。

有一個差人名叫李德，也在教內，得了信，飛風去通知眾人早為打點。又悄悄來至後堂，面見本官，說教中人眾怕的激成變亂。況且萬坤所訴，亦沒有實據，不過據同伴口內之言，安知非仇隙誣栽？縣官聽了李德之言，未為無理，即止住簽差，俟訪查清楚再議。卻好賈、強等人的賄賂已至，內外關節皆通，縣官樂得含糊過去。

萬坤雖然逢期投詞，連連催促，無奈縣官拿定主意不辦此案，總以未見實據為辭。十分催急了，再加上兩名差緝訪，甚至將原差虛應故事的坐堂比較一番。停幾日，仍是鬆懈下去。萬坤又到府裡去告過一次，俗說有錢到處通神，府裡依然的批發到縣裡來追捕。

賈、強等人又囑出旁人來向萬坤陳說利害，縱然追到水落石出，你妻子指定是何人所害；你是這一教的教首，亦有應得之咎。萬坤被眾人你一言我一語的說了，害怕起來，也不十分的追索了。及至後任縣官來，見前任尚然不辦，他又何苦強作惡人？到了任，不過換簽加差，若作振作。一俟被告的關節到了，即放寬過去。所以這件血海冤枉的大案，竟這麼將將就就的拖沓過身。」

雙福把前後的情節，甫經察完，早將寶燭氣得直跳起來，只見雙眉剔豎，兩眼圓睜，拍桌大呼道：「該死，該死！民間有如此

奇冤，居民上者竟置之膜外，豈不愧煞！非獨屍位素餐，競成罪不容赦。我不知道則已，既知此事，隨他有千百萬虎狼之黨，我也要訪拿罄盡，為民伸冤。兼之地方上久久容留這乾人滋事，日後將有不測之禍，豈非〔為〕民父母，養癰成患去害百姓麼！」

雙福忙諫道：「這件事固然要辦，亦不可造次，必須想個萬全萬美之策方才妥善；使他們自投羅網，靡有孑遺。倘走露風聲，他們有了準備，拿不住還是其次，若再激出別樣的事故來，那就不妙了。家人的愚見如此，尚望少老爺斟酌。」寶煜聽罷，點點頭道：「你也慮的甚是。你且出去，待我細心籌劃，若何辦法，再和你計較。」雙福應了聲退下。

寶煜初時，一聞雙福之言，恨不能即時飛拿人眾。此刻被雙福道破，果然這件事有些棘手，一經不慎定有禍亂。那不是為民除害，反連民受害了，倒不如不辦的為上。前思後想沒處下手，再者還有一層，如果易辦，前任許多官豈無一二稍具天良，以民事為重者？愈見此事不易著手。寶煜背著手，在內堂踱來走去的籌畫。猛然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笑道：「如此行去，定可成功。」忙叫雙福復又進來，起身附著雙福耳畔，說了一遍。雙福點首答應退下，白去料理。

寶煜又一面親自坐轎，到武營裡會統領官商議，請他撥派數百名兵丁到縣裡來，隨時調用。領兵官見是地方上公事，況捕緝亦是武職內的責任，遂滿口應允。當即派了一名千總，四名百總，又撥了五百名精壯兵丁赴縣聽調。寶煜見有這一枝兵，分外膽壯，專待雙福回來是何動靜，即好相機而發。

話分兩頭。單說雙福到了自己房內，改換了一名村人打扮，也不帶從人，單身奔萬家村來。打聽得賈、強等人的住落，托言遠客迷道，借宿他家，又改為劉姓。晚間無事，說到廣仁教的好，嘖嘖稱羨不已。強得見雙福語言入港，又見雙福相貌伶俐，可以用，遂接口道：「劉客人不是我們此地人，怎麼知道我們這廣仁教的好處呢？」雙福微笑道：「刻下四方慕名的甚眾，各處皆知，也非獨我一人知道。不瞞列位說，小弟在家也薄薄有點名聲，也曾立了個名目，號召多人。因為敝地人心不齊，故而棄了他們，來投奔列位的。若見疑小弟，即不必言了。」

賈、強等人聞得來客亦是個教中朋友，非生手可比，忙笑道：「我等教名廣仁，原取推廣仁眾之意，恨不能天下人皆來附合。怎麼兄台遠路來投我們，倒見疑起來？這是兄台自己疑心。」一面款住雙福，一面約齊各處為首人眾，次日來與雙福會晤。雙福又取出私囊數百金，為入教進見之禮。人眾更外歡喜，即推他為協理各教堂的副手，名曰亞祭長。雙福見人眾並不疑心，許他入門，好生喜悅。外面諸事與他們格外出力，暗地卻將他們惡跡細訪。賈、強等人見他實心入教，也不瞞他。

雙福又留心打探萬坤家故事，又將為首的幾各要犯住落訪問明白。不覺在教一月有餘，大小各事訪得清清楚楚。這日，托言進城探親，回到縣內，把前後情形細稟與寶煜知道。寶煜聽罷大喜，埔贊雙福很有幹辦。「你仍須快快出城，安住人眾，不可使他們生疑。我這裡頃刻派人幫同你擒捉眾犯，此舉算你首功，你卻要辛苦點兒」。雙福應聲退下，連忙又出城去了。

寶煜隨即升坐大堂，將請來的五位營官邀入衙內，命各帶著一百名兵丁，分頭兜拿。又簽差捕役數十名，將雙福開來的清單，交給他們，隨同作眼，第一須要機密，切勿使若輩聞風脫逃要緊。寶煜俟眾人去後，靜坐後堂，專守好音。此時心內反七上八落起來，不知可能成功，若此行不濟，豈非枉費了數月心血，日後更難拿捉。暫且不提。

單說眾營官領著兵丁捕役出城，將及萬家村，見雙福迎了上來道：「眾位大老爺來的真正湊巧，今日是他們說教之期，又說是教主昇天的日子，各處大小頭目都到萬家聚齊。該應他們惡貫滿盈，合當盡絕，平時都沒有這麼齊整。現在萬坤因為屢次控告他們，怕他們暗害，反躲到別處去了。今日去擒捉，可以一鼓而獲。」眾營官聽說甚喜，忙聚齊兵丁，一擁而進，將萬家團團圍住，發聲喊，打將進去，見人捉人。

賈、強等人正在那裡唸經獻供，忽然打進多少人來，盡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，長繩大索，逢人便捆。欲要動手拒敵，無如措手不及，競未走脫一人。眾營官仍恐復有羽黨藏匿在內，又四處搜尋了一回，方押解眾犯回城，都用繩索捆作一團，叫眾兵丁扛抬。可憐萬家村中眾百姓，正看他們說教熱鬧，忽然從天上來了這一千人，又滿眼明晃晃的刀矛，滿耳咕咚咚的槍炮，不知是兵是盜，嚇得攜兒抱女，犬走雞飛，沒命的逃生。跑不及的，只好把門戶撐門起來，坐在家中亂抖。那一片呼號亂喊之聲，直聞數里，連鄰村都驚慌不定。

眾營官恐有意外之變，忙一面傳令眾兵丁不許哆嗆，一面出示安民。原來前在縣衙商議時，也曾與寶煜算計及此。寶煜當即叫書吏寫了十數道安民告示，交給眾營官帶在身邊，以備不虞。此時一齊貼起，又令營兵四面敲鑼，招撫良民勿得驚懼。眾村民中有幾個大膽的，聽兵丁口內說出原由，方慢慢的聚攏來詢問，始知專拿的是廣仁教一班為首之犯，與大眾無涉。各家方才心安，仍然搬回居住。

早有前站飛風報進衙門，說教匪一齊拿住，不曾走脫一個。寶煜喜出望外，吩咐傳萬坤對質。隨即親身來迎接眾營官，邀入衙內，再三稱謝，又重賞出力眾兵丁。「俟通詳時，定將諸位大名列入，候上憲敘功酌獎」。眾營官亦起身稱謝，帶了眾兵丁，自回營伍，見統領繳了令，遣兵歸隊不提。這裡寶煜見原差來回，萬坤業已帶到。忙升坐大堂，將賈有仁、強得、張高、袁自通、何堅、束成六個大頭目，及一起十數個小頭目，押在堂下。一邊先將萬坤喚上，細問教中情形。萬坤見人犯盡獲，妻冤已泄，喜的在堂上叩首不迭，遂把如何來誘他人伙，如何在萬村設立廣仁教名目，後來如何分設各處，又如何迷拐人家子女，如何殺害熊氏妻房盜取胎孕，由頭至尾細回一遍。

寶煜命跪在一旁，即將賈有仁等人喚上詰問。賈、強等人，此時方明白，姓劉的是縣中差來密訪他們惡跡的，並非什麼遠客姓劉。又聞萬坤將他們隱情全行說出，料想抵賴無益，徒受刑法，大眾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不意我們立教數十年，各省幾遍，未曾敗露。今日反破於此處，也是天意合該如此。」遂一口同聲，招認不諱。寶煜命眾犯親畫了供，當堂上了刑具，發獄收管。一面通詳各大憲候示定罪。

詳文到了首府，把個魯焜狠狠吃了一驚，忖道：「不料陳寶煜這小畜生，倒頗有才幹。此案卷，歷任都卡敢辦，何以他蒞任未久，即拿獲了。這一來定蒙上司保薦，我更難扳搖了。我將他請署南昌，原是安置在肘畔，好擺佈他。這麼一看，我倒反暗中成就了他了。想至此處，不禁焦躁起來。忙請了許，賈，朱三人，過來商議。

現在朱丕經魯焜代他上下謀為，派他署理南昌縣典史。此亦是魯焜一舉兩得之意，一則成全了朱丕，二則使朱丕與寶煜近在肘腋，便於稽察他的短處。朱丕聽了，笑道：「這又何難，他既詳了上來，乃是公事，萬不能不代他轉詳出去。料想他是通詳，縱不代他詳，也是沒用。何妨格外加幾句好勸語，樂得做個順水人情。若說要扳跌他，只要存心算計他，任他升到督撫，也不怕他飛上天去。我卻想了個好計策在此，說不得要先拚去了我這微官，方可有濟。未免我有些不值得。」

魯焜不待朱丕說完，忙道：「只要扳倒了陳寶煜那小畜生，我即丟官也甘心無怨。沒說你這蕞爾一官，有何惜處。你若為我報仇丟去了官，我定捐個知縣還你，不強似你這芝麻典史麼！」賈許二人亦同聲稱是。朱丕笑道：「果真代我報捐知縣，我決不惜這小官，包管你大事成功。卻不可事過之後謊我。」魯焜遂起身走下台階，對天日設誓自矢。朱丕始不慌不忙，說出一條計策來，如此如此，「這般做去，可不是去掉了我，他也為我拖掉了麼！」魯焜等人聽說，拍手稱善。又閒話了一會，朱丕告辭出來。臨行魯焜又切實囑托了一番，「事成我定不食言，你只管放心去做」。朱丕回至本衙，專守機會，好發作此舉。

漢槎自接到寶煜詳文，甚為歡喜道：「果然寶煜這孩子大有才幹，我也可以放心。」督撫各意見了詳文，亦痛贊不已，即聯銜序功入奏。不日奉到上諭：

南昌縣知縣陳寶煜，年富才敏，遇事認真，以同知直隸州升用，並查遇有何項缺出，即行題補。外千總，百總等弁，均按品升賞。眾兵皆有賞資。廣仁教為首各匪，悉於犯事地方正法梟示。其餘從首者，各分別刺配邊遠充軍。

督撫轉行下來，寶煜一一發落已畢。次日來見首府，魯焜見了面，便對他道喜，又極力褒獎了一會。閒話休提。

單說朱丕受了魯焜的重托，日夜籌畫，要害寶煜。這日，恰好有一起火盜獲住，發下獄來。晚間，朱丕親去查監，因是一班飛

簷走壁的巨盜，囑咐獄卒夜間防守須嚴。獄中有一名禁子，名叫竇泗，為人心細如發，辦事玲瓏。朱丕很歡喜他，竇泗也極意巴結獄官。朱丕查過了監，到獄神堂少歇，喝退隨來眾人，單喚竇泗進來，即將魯鶻的意思，對他說明。「我想就在這一起火盜身上，尋出條計策，才扳得倒他」。竇泗道：「好是好極了，豈不與太爺有礙麼？」朱丕附著竇泗耳畔，說了幾句。竇泗笑道：「既這麼著，小的自會去力，不要太爺多囑。」朱丕道：「事成我包你有大大一宗賞賜，魯大人不是忘情的人。」說畢，朱丕起身去了。

竇泗送過朱丕回到獄中，仍將各犯大刑鬆下。原來獄中各犯，不過上個銬鎖而已，其餘火刑：，都俟查監的下來，上這麼片刻遮掩耳目。竇泗備了一壺酒，將內中一名盜首，名毛三拐子的，邀入自己房內對飲。著實稱贊毛三，蓋世英雄，綠林豪傑，欲與他結拜兄弟，又允他覷便設謀，開活罪名。

毛三是久慣江湖上的人，人一開口，他即猜得三四分。今日見竇泗恁般慇懃，明知有事要和他商量，樂得不即說明，先吃他娘一頓再議。飲過數杯，竇泗起身親代毛三拐子斟了一杯酒道：「三哥請乾這一杯，小弟有句話要與三哥斟酌，千萬不可推卻。」毛三仰起脖子，一吸而盡，放下杯子，哈哈大笑道：「竇班長，你把我毛三當著什麼人看待，你起先請我吃酒，我即知道你斷非無故而設。不怕你班長見氣的話，你們不討我們浮油吃，就算佛心慈悲了。俗說，手執無情棒，懷揣淌淚錢。那裡還有閒飯閒酒來請我們呢！什麼話，請說罷！」

竇泗臉一紅道：「哎喲三哥，你不免太輕量小弟了。你在監中也有一月多了，見我可是那般齷齪人？你果然這麼疑心，我也不敢相煩。別說要得著你三哥，才肯請你。」毛三忙陪笑道：「和你說笑話的，怎麼發起喉急來。說說說，再遲我就不聽了。」竇泗也笑了笑，便將朱丕之意，與毛三說明。「朱太爺情願丟官，身擔處分，放你逃生。你第一須知會同伴，不可說我放你，要一口說你自家越獄的。其次你要遠走他方，切勿再被別人獲住。當知朱太爺一團好意，放你逃生；囚犯越獄，疏於防範，是款公罪；若私縱囚犯，即難擔承了。不能他出好心，你沒有好報他。」

毛三聽說要放他，好生歡喜，忙立起謝了又謝，口內假說：「怎生對得過朱太爺呢？」竇泗搖頭道：「罷喲，你還不想走嗎？只要你依我的話，即是報效了朱太爺了。」兩人重又飲了一會，毛三自回號內。是夜即與同伙諸盜說知，同伙亦樂得毛三逃走。因為毛三是名首犯，一日擒不住他，其餘即不好擬罪。

次日，竇泗悄悄至捕廳衙內，回了朱丕的信，即托故告假回去。日間，早將毛三銬鎖扭開，只虛虛的扣在上面，臨時一掙即斷。又將近號的各處鎖鑰中三簧用線扎住，皆告訴了毛三，方才回家。一至初更時分，俟查監的下來過了，眾禁卒因今夜竇泗不在獄中，沒人拘束，即大眾三個一堆，五個一叢，吃酒的耍錢的，自去方便。

毛三先將刑具脫下，辭別了人眾，悄悄地將內號門撬下，即從裡間天井內縱身一躍，上了獄牆。用腳踢折三角尖釘數支，立住了腳，一步一步蹣跚到屋上，始越房過屋的去了。這裡眾禁卒鬧到半夜，有幾個細心的，偷空進來瞧瞧。見內號門開著，先白吃了一驚。忙跑入內間，點了燈火，進號來查數。東邊查到西邊，南號點至北號，甚至連尿桶毛廁裡面，無不尋遍，單單不見了首犯毛三一人。

眾人只嚇得冷汗直淋，急問眾犯道：「毛三那裡去了？」眾犯道：「毛三到號外小解去的，進來不進來，我們就不知道了。」

那裡派我們看住他麼，問的可不好笑。」眾人聽說，只急得乾哭，又向別號內查了一回，皆不少數。此時滿獄中大燈大火，點得明如白晝。眾禁卒都來了，一個個搔耳撓腮，毫無一策，只得分頭去察報獄官，到竇泗家送信。

竇泗得了信，假作驚惶，連稱怎生是好！也飛風似的，跑入獄中道：「怎麼我去了一天，就鬧下這般亂子來。你們多分又是賭錢去的，好在我是申明告假的人，與我不甚相干。」眾人被竇泗一句話，問到心坎兒上，無言可答，惟有互相埋怨而已。

朱丕在衙裡聞報，心內暗暗歡喜，先密遣心腹去告訴魯鶻。一面不及坐轎，步行到獄，一迭聲傳喚竇泗進來道：「你怎麼了，首犯脫逃，是件什麼事，怎麼你這麼不小心？你的腦袋子還有嗎？不是連我都被你坑煞了。我也不管，你自去見陳大老爺去講。」說著，跺足咯聲，連叫怎好！

竇泗不慌不忙，跪下稟道：「獄犯脫逃，小的原罪不容赦。無如小的早間，曾向太爺請假兩天，小的今夜不在獄中。太爺的明見，要問這一千人才知道呢！」朱丕聽了，沉吟半晌道：「不錯，你是今早告假的。雖然如此說，你終不能無咎。你們窩子裡去辯去罷。」說畢，喝令從人帶住竇泗來見縣裡。陳寶焜早得了消息，正在疑信不定，揣摹之際，朱丕上前請了安，侍立一旁，便將毛三越獄情形，說了一遍。「請堂翁示下，若何辦理？」未知寶焜怎生回答朱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